不禁想起海明威

董鼎山

紐約客閑話

日前閱報，見到紐約中城的摩根圖書館正在展覽海明威遺稿的新聞（展期爲九月二十五日至明年一月）。不禁想起我在青年時代對兩位文豪海明威和福克納的崇拜（今天我可以被稱爲「粉絲」）。海明威多才多藝，一生戴了許多面具，他是一個出名的非洲打獵者，卡里濱海的漁夫，西班牙鬥牛場的鬥牛士，貪好女色，等等，眞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他在文學界的名氣如此之響，親昵朋友（包括他的第四任妻子瑪麗在內）皆稱其「爸爸」（papa）。

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巴黎，他與女作家格屈路德・斯坦（Gertrude Stein）同時成爲青年美國留法作家的導師和保護人。不過他的脾氣極硬，某次菲茲傑拉德（以《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著稱的F.Scott Fitzgerald）寫信給他，批評他的《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又譯《永別了武器》）原稿，他怒而回信道：「你可吻我的屁股，E.M.」

此次摩根圖書館展覽的是他在「兩次大戰」之間的作品，包括原稿、書信、校對糾正等等，可以讓參觀者了解這位大作家當時的創作過程，特別是《太陽照樣升起》（The Sun Also Rises）、《戰地春夢》這些傑作。

海明威生前從不願將這些檔案與書信公開，幸而他的第四任妻子瑪麗有先見之明，把它們保留了下來，給後起之秀一些啓示。海明威作品中最爲人稱道的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經歷。這些經驗後來幾乎影響了他生活的各個方面。海明威大部分遺物由甘迺迪總統圖書館收藏，所以此次展覽可說是兩家圖書館的合作。專家說，他的信件是他著作的骨幹，有的已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

海明威一生經歷不凡，給人以硬漢的感覺，女友衆多。第一次大戰時在意大利前線充當軍中救護司機，於一九一八年負傷，回到美國。二次大戰時，他擔任一家美國雜誌的戰地記者。一九四四年時，他從法國寫信給住在倫敦的瑪麗，在信末署名「您的魁偉大漢朋友、海明威、戰地記者」。一年後，他寫信道：「我太愛您了，紙上說不完，應該在床上幹。」有一位研究海明威的專家說：「那時他已四十五歲或四十六歲，可是寫信好似一個未成熟的少年。」

海明威創作時相當嚴謹，某次改稿，把《A Farewell To Arms》的書名改了四十五次才算滿意，被棄用的書名包括《love In War》、《Sorrow For Pleasure》等等。

海明威也常與同時代其他名作家如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或約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等通訊。他們也寫信向他表示羨慕。

但是此次文物展並不包括海明威在世最後時刻的資料。他於一九六一年在愛達荷州鄉居吞槍自盡，瑪麗在樓上卧室聽到槍聲馬上下樓，大吃一驚，發現他用長槍頂住喉嚨發彈，情狀可怖。我至今還清楚記得，聞聽他自殺新聞時的情景，那晚，我與女友一起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一家餐館用飯，突然發現餐桌旁其他食客人聲惶惶，都在談論剛在無線電聽到的海明威自殺的新聞，食客中多是哥大師生，所以消息傳布迅速。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晚的感觸。

魯迅小說中的巫術

顧 農

文化經緯

魯迅是一位思想家型的作家，他的小說中融入了許多他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理解和剖析，因此能常讀常新，從中獲得啓示和教益。

魯迅曾經指出，古老的巫術在中國人的思想和生活中長期留存，有着深廣的影響，妨礙中國走向現代化，並造成種種非現代的文化現象。著名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指出：「巫術和宗教是有區別的。宗教創造一套價值，直接地達到目的。巫術是一套動作，具有實用的價值，是達到目的的工具。許多宗教中有許多儀式，甚至倫理，其實都該歸入巫術中的。若我們不管那些神學的解釋，而專看大衆所實行的，這就更爲顯然」（《文化論》，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五十一頁）。中國舊時民間信仰的主要內容大抵不外乎巫術，其餘波流傳至今不衰。看風水、信奇跡、拜「大師」，據說就是在精英雲集的官場裏也還相當時髦。魯迅極而言之地說過：「中國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讀史，有多種問題可迎刃而解」（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致許壽裳的信）。他之所謂「道教」實際是指原始思維、原始信仰，也就是指巫術。魯迅又說：「中國人本來是信鬼神的，而鬼神與人是隔離的，因欲人與鬼神交通，於是有巫出來。巫到後來分作兩派，一爲方士，一仍爲巫，巫多說鬼，方士多談煉金及求仙。秦漢以來，其風日甚」（《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六朝誌怪與誌人》）。巫術伴隨着種種迷信而流行，且時時花樣翻新，流毒甚廣。

魯迅在小說中非常注意揭發巫術這一「中國根柢」。當他的筆鋒觸及上層社會的腐朽時，往往寫到他們如何信奉、維護和利用巫術。這方面最明顯的也許要算是《長明燈》了。吉光屯的那盞燈據說「還是梁武帝點起的，一直傳下來，沒有熄過」。梁武帝以篤信佛教著稱，「長明燈」這名目也很像佛教寺廟裏的物事；而這座廟其實乃是中國本土的土地廟。小說就其中的主人公寫道：「聽說，有一次他的祖父帶他進社廟裏去，教他拜社老爺，瘟將軍，王靈官老爺，他就害怕了，跑了出來，從此就有些怪，後來就像現在一樣，一見人總和他們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長明燈。」可知這廟裏的偶像並非佛教的如來佛、觀世音之類，而是巫術系統裏的社老爺（土地爺）、瘟將軍、王靈官。在巫術中佔據重要位置的土地爺是跟老百姓關係最爲密切的一方神聖，舊時土地廟幾乎遍及全國城鄉各地，清朝人記載說：「土地，鄉神也，村巷處處奉之，或石室或木房。有不塑像者，以木板長尺許，寬二寸，題其主曰某土地。塑像者其鬚髮皓然，曰土地公，妝髻者曰土地婆。祀之以紙燭餚酒或雄雞一」（趙懿《名山縣誌》卷九）。如今，取代土地公成爲主打偶像的是財神爺了。

《長明燈》內社廟裏的長明燈乃是巫術文化的符號、傳統秩序的象徵；「瘋子」要吹熄它，本意無非是反對原始的迷信，希望稍稍現代化一些，而這在正統派看來已屬大逆不道犯上作亂，絕對不能允許。保燈與吹燈的鬥爭日趨激化，保燈派首先動用武力，吹燈派也神往於「放火」。新舊兩派的較量在保存和反對巫術的背景之前展開，這是何等觸目驚心的鬥爭！《長明燈》裏這一中心情節很容易令人聯想起《在酒樓上》的呂緯甫，「五四」時代他也曾是一個激烈進取的革命青年，跟他的同志一起到城隍廟裏去拔掉神像臉上的鬍鬚；而魯迅筆下思想腐朽的守舊派則在「五四」退潮以後仍然熱中於扶乩（見《高老夫子》）。魯迅取這些與巫術文化有關的細節寫入小說，顯然都是意味深長的。

典型的例子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往往對巫術文化表現出深刻的認同，《祝福》中的魯四老爺在這一方面最爲典型。他是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案頭常備者是《近思錄集注》、《四書襯》一類講宋明理學的書，似乎純然是一個儒家的信徒了，然而在他書房的壁上，卻赫然掛着朱拓的「壽」字，陳摶老祖寫的。陳摶是五代著名的半仙，魯四老爺把他的手跡拓本高高掛起，鮮明地體現了他對巫術文化的尊崇。巫術文化的人生思想簡單地說可以歸納爲享樂、長壽和成仙三項。在魯四老爺心目中，朱拓的「壽」字掛在家裏，可以產生幫助長壽的特異功能。大有來頭的文字自有其無邊的法力。魯四老爺不過是一個老監生、小鄉紳，要花很多錢的服食煉丹那一套玩不起，只好虔誠地祝福，「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又掛一幅神仙寫的大「壽」字，此所謂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把古老的巫術和儒家的政治、倫理結合起來，這一模式源遠流長。魏晉以來神仙道教向上層發展的一個重要節目就是努力與儒家思想相結合，道教發展史上的一個大人物葛洪就十分明確地主張把方術和儒家的綱常名教結合起來，他的代表作《抱朴子》生動地體現了這種結合。與葛洪時間相近的另外幾位道教大師也竭力實行道教巫術與儒家思想的結合，如寇謙之「專以禮度爲首，而加之以服食煉閉」（《魏書・釋老志》）；陶弘景更明確地主張儒、道、佛三教合流，使道教具有更完整的宗教形態。像魯四老爺那樣既講理學而又拜求神靈以求多福多壽的知識分子正是十分典型的。

當魯迅的筆鋒涉及下層社會的不幸時，往往致力於描寫他們如何受到巫術思想的愚弄。華老栓以爲人血饅頭可以治他兒子的癆病，無非是體現了巫術中「相似產生相似」的原則，癆病的大問題是咯血和消瘦，所以吃血即足以補救之；到現在也還有人認爲吃什麼補什麼。《明天》裏的人們相信很有些巫師氣味的何小仙，結果當然是以死人而告終結：到處都充滿了原始信仰的陳腐空氣。最典型的也許是《祝福》裏的祥林嫂了。她聽從「善女人」柳媽的勸告，到土地廟捐門檻，以防死後被鋸成兩半，「廟祝起先執意不允許，直到她急得流淚，才勉強答應了」。「廟祝」就是可以直接跟鬼神對話並且把他們導入人間的巫師。在愚民心目中，捐一條門檻即足以改變自己的命運，這正是典型的巫術心理。研究巫術和原始宗教的著名專家弗雷澤曾經指出：「社會和思想水準發展較低的民族一般都理解並運用找替身受罪的原則」，其辦法則是某種巫術儀式。他又說：「巫術斷定，一切具有人格的對象，無論是人是神，最終還是從屬於那些控制着一切的非人力量。任何人只要懂得用適當的儀式和咒語來巧妙地操縱這種力量，他就能夠繼續利用它」（《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下冊，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第七一一頁）。門檻作爲替身讓人們跨過去即足以贖罪，即足以不再被閻羅王鋸爲兩半。原始的巫術和宗教總是利用虛幻的手段強化人類應付人生問題的能力，而面對悲劇、危機和焦慮的時候，它可以撫慰人類的心理，用奇跡的出現給予人們以某種安全感和對於未來的希望，它所允諾的改變人們的命運、強化人們能力的手段最爲簡便易行，因此在愚民中具有極大的欺騙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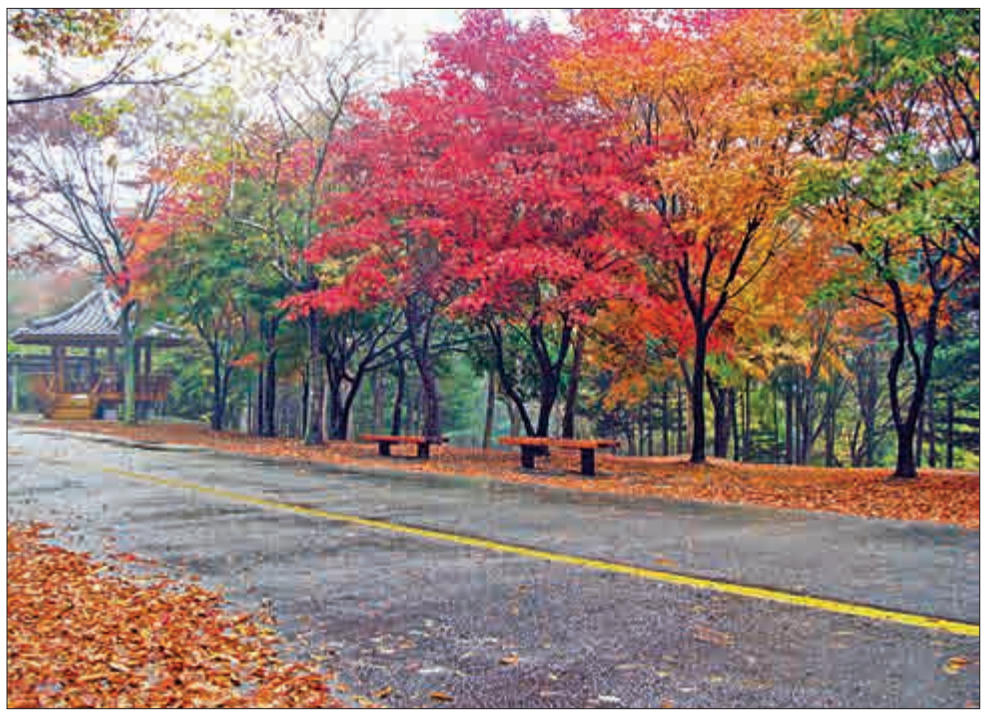
中國雖有古老的文明，雖然也接受過不少外來先進的東西，但到底比較閉塞保守，長期以來一直保存着許多原始思想。巫術並沒有多少理論可言，實行起來又簡單到了極點，種種完全不科學的一套源遠流長，清除不易，隨時有可能發展起來。

魯迅畢生宣傳科學與民主，致力於提高國人的素質，他對巫術及其深遠影響的剖析與暴露，至今仍然能給人以教益和啓示。

紅葉多情醉晚秋

李 惠

文林漫步



秋韻（網絡圖片）

秋暮冬近，紅葉如約而臨。滿山遍野，層林盡染，如團團火焰烈烈燃燒，似紅衣少女翩翩起舞。山風吹過，紅波蠕動，萬葉婆娑，千嬌百媚，讓人遐思無限，心旌盪漾。

霜降前後，最壯觀的景致莫過於那漫山遍野鮮活如火的紅葉了。有些葉子像是喝了醇厚的美酒，忽地變成了淺紅、大紅、紫紅，一派寒霜盡染的壯美。有的黃閃閃如醉金落滿枝頭，有的紅彤彤如紅霞血染山谷，有的霧濛濛似雲似霞繚繞群山。這生命的顏色，一滴滴滲入葉脈，浸潤出明亮的色彩，給這個逐漸蕭條的季節平添了諸多風姿。記憶中，家鄉的紅葉紅得最爲樸實，凝重，它憑着極短的葉柄，柔韌的葉脈，長在枝頭，保持着與母體的親和。它又獨具個性，雖是一個普通的橢圓，邊齒也顯不出規則，但更見其平民本色。它面對百丈危崖，咬定青山不放鬆，汲納石髓岩液，生得更加茂盛茁壯；它與崖鷹爲友，聽飛瀑清歌，含和守素，不躁不浮，耐得寂寞，紅得那樣嫵媚姣好。

古往今來，無數騷人墨客留下諸多膾炙人口的紅葉詩。萬木凋零，正值丹楓欲燃之時，杜甫一句「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凋」，道出了經霜紅葉更顯艷麗的英姿。楊萬里的「梧葉新黃柿葉紅，更兼烏桕與丹楓」，描繪了如火如荼，紅葉似血的山村秋景圖。他的另一首紅葉詩：「小楓一夜偷天酒，卻倩孤松掩醉容」，又把秋楓變紅形容是「偷天酒」，眞是美妙至極。而王實甫的「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一個「醉」字形象生動地展現了楓葉的顏色。

歷代詩人描寫紅葉的詩句俯拾皆是，最著名的一首當屬晚唐詩人杜牧的《山行》：「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詩人以清麗動人的筆墨，描寫了一幅雲繞山巒，楓葉紅火，夕陽和紅楓相映成趣的晚秋迷人畫卷，從而成爲千古傳頌的絕唱。

風雪的日子很快就要來臨，美麗的紅葉也會化爲一隻隻飛舞的紅蝶棲息於大地。但我欣賞紅葉飄落的風采，它瀟灑自如地隨風飄起，在藍天與大地的舞台盡顯生命最後的風流。當我再一次捧起一片紅葉，以人類的氣息輕輕地、慢慢地吹拂，不禁吟詠起那句經久不衰的詩句「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多情的紅葉以抒情的方式呈現在人們眼前，暗香陣陣，紅光掠影，送走了秋的蕭瑟，逐漸燃燒起一個初冬的夢想。

向素養道歉

劉誠龍

自由談

梁漱溟是一位恂恂儒者，也是一位謇謇士人。這兩身份是相衝突的，儒者謙遜藹然，士人「抗辭正色，補闕弼違，謇謇當朝，不忝其職者矣」。

一九五三年九月，全國政協召開了常委擴大會議，梁老是政協委員，躬逢其盛，在這次會上，梁老主動向周恩來總理提出，要求安排他發言，周恩來滿足了梁老，梁老便發了一段謇謇之言，立意在爲農民建言，說了很多，「我想重點說的，那就是農民問題或鄉村問題。過去中國將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爲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來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裏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裏（包括北京）跑，城裏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了矛盾。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爲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你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望政府重視。」

梁老這謇謇之言，有甚不對勁的？卻引軒然大波。其時中央正提搞總路線，梁老這段話，被戴上了反對總路線的高帽子，受到了毛澤東嚴厲批評，毛澤東批評他「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梁老不服氣，籲請會上申論。更在大會之上跟毛主席叫板。

梁老後來回憶，他當時也是氣盛得很的，挨批後，次日去開會前對家人說：「今天將一決勝負。」可見當時梁老意氣，「會議進行時，在對方態度的刺激下，我的發言因之較前更欠冷靜。」這是多年以後，梁老對自己的「自我檢討」。實際上，此之前，梁老有衆親友、有衆門生紛紛勸慰，更有其長子梁培寬先生與之交心長談，老先生頗有省察，很快寫出檢討文章送交毛澤東。

往事越三十年，時序到了一九八八年，毛梁之爭特別是梁老向毛澤東道歉之事，被人翻揀出來，有翟志成者在《世界日報》台灣版上，發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梁漱溟先生，您不能認錯》，翟先生對梁漱溟先生的道歉，十分失望，「翟先生在文中指出，若我一九五三年與毛澤東發生語言衝突一事有『認錯』之表示，則不僅僅是我個人榮辱得失的問題，『而是關係着民族的良心與氣運』的事。」（梁漱溟語）。

翟氏稿子發表後，梁老外甥女從美國給正在住院的梁老寄來兩份剪報，梁老看到翟氏文章裏，向他提了一個要求，「同時翟先生表示，他但願《文匯月刊》一文所寫的我的『認錯』的一些話是訪問者的筆誤，並希望我能對這事加以澄清。」翟先生用意，按梁老說法，「甚是可感」。若梁老來「澄清」，那不給梁老大長士人骨氣？翟先生用意何止讓梁老「甚是可感」？城府深深深幾許的。

梁老順水推舟，順腳走走別人給鋪設的台階，也是不錯選擇。然則，梁老不單是謇謇之士，更是錚錚之士。當年道歉了就是道歉了，當年認錯了就是認錯了。梁老不領取翟氏等人「一番好意」，他寫信給《世界日報》，希望此報能正視聽，讓當事人說話，「發表不發表，權利在《世界日報》，信怎樣寫，權利在個人。可以不發表，但不要改。」

梁漱溟這封信裏，不隱惡，不虛美，「未符翟先生所望」，承認了自己曾向毛澤東認過錯。梁老所認之錯，並非他觀點有甚錯，「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而是其態度不合做人交際。爭意義則可，幹嘛爭意氣？「然於激烈爭執後，突憬然醒悟自己已落入意氣用事。善意即是善意，不容指爲心懷惡意。爲人是非曲直不應曖昧，自己據理力爭就是，何必言勝負？」

「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梁老此處命題，蓋是君子與士子價值怎擺置的問題；君子擺士子位之首，還是士子擺君子座之右？惡即謇否？謇是惡麼？謇謇之士就是惡惡之士嗎？發士子謇謇之聲，要不要守君子「不出惡聲」之訓？發送糖衣炮彈固是小人之爲，發送炮衣糖丸，也非君子之道。梁老說他道歉，非因觀點不對，也非因毛澤東是領袖。他道歉者是他發士子之聲，未曾守君子之訓，「中國古人有一『反求諸己』的教導，身體力行此教導全在個人自覺，我省悟及此，認錯並非向爭執的對方認錯。」

梁老是「最後的儒家」，儒家講什麼？講「人不知而不慍」，梁老「慍」了，故他要道歉。「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爲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理解的，沒有什麼。他們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梁老給誰道歉？給道德觀道歉。觀點無對錯，素養有是非。

憶念解放軍英模

繆宇光

人與事

第一任成都軍區空軍司令員侯書軍中將，可是大名鼎鼎的抗美援朝的空軍戰鬥英雄，獲得多次戰功，他首創了在朝鮮戰場夜空殲滅美國空軍飛機的傳奇。

侯司令員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生，山東省文登市埠口鎮山後侯家村人。一九四三年九月參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九年畢業於東北人民解放軍航空學校。他外表威武嚴厲，其實是一個很親切的將軍。

一九八九年初的一天，我急急忙忙地登樓梯上辦公室，此時樓梯上走下來一位中將，也許我的兵齡不長，不懂規矩，竟然沒有停下來敬禮的意思！中將用他嚴厲的目光射向我，我頓時恍然大悟，立馬停住腳步，敬禮，中將和藹地笑了，他就是侯書軍司令員！

又一天，新聞科科長閻正浩中校交給我一盤錄音磁帶和一個小錄音機，指示我根據錄音整理成一篇材料，末了，他囑咐我一句，這是侯司令員的講話，《中國空軍》雜誌要登的。

我開動了錄音機，天啊！除了個別詞語我還聽得懂外，對於我一個在江南入伍、聽慣了吳儂軟語的新兵，司令員滿口的膠東話，竟然讓我一頭霧水了。我聽了好幾遍，總算知道了大致內容，這是侯司令員回憶他創下中國空軍首次夜空殲滅敵機的經歷。

一九五二年，侯司令員當時是志願軍空軍副團長，首批進行夜航訓練並負責夜間作戰。當時他們這批飛行員夜航飛行時間人均不到二十九小時，駕駛的飛機也是晝間作戰的米格-15噴氣機，沒有夜間截擊敵機的設備。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指揮所通報，是夜可能有敵機到朝鮮北部上空活動。於是，侯司令員組織機群到戰區巡邏，準備截擊敵機。

三十日凌晨，侯司令員在除了幾顆星星外一片漆黑的夜空和大地間巡航，因爲地面也實行了燈火管制。爲避免被敵機F-94發現，他一會兒動動飛機駕駛杆，一會兒蹬蹬方向舵，不斷地變化方向和高度。當飛至清川江上空，他突然發現一個與星星不太相同的光點，顏色發紅，個頭也比星星大一點。他聰明地駕機變換方向，光點時隱時現，星星不會隨航向的改變而消逝，這是敵機！當時戰區只有侯司令員一架戰機，他追了上去！

侯司令員首創中國空軍夜間擊落敵機的過程，我不細說了，這是夜間在無地面引導、無機上雷達、無地面探照燈照射，用目視發現、直接瞄準的情況下，擊落美F-94飛機，鼓舞了我夜航大隊的士氣。

雖然這個傳奇故事，沒有經我整理出來，還是閻正浩科長親自整理，後來編在了空軍政治部出版的《人民空軍四十年》一書裏，也編在了閻正浩轉業後於二〇一四年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空軍：66個「第一」紀實》一書裏，閻正浩於今年二月八日簽名給我也寄來了一本。

一九九五年底還是一九九六年初，已經退休多年的侯司令員出席成都軍區空軍大會，他坐在了當時成都軍區副司令員兼成都軍區空軍司令員黃恒美中將旁邊，當時負責攝像的我果斷地捕捉了這個細節，拍了兩任司令員在一起的特寫，後來出現在衛視上。

事後，侯司令員的外孫女婿、也是當時我所在團飛行大隊長的胡賢軍少校碰到我，笑着告訴我：「老頭子在武漢看到電視了，很高興啊！」現在胡賢軍大校已經是空軍航空兵某師師長了。

日前我給我的老首長吳志國打了電話，他從軍區空軍宣傳處大校處長位置上退休已經近十八年了，他聽說我要寫這篇文章，表示支持和贊同。我特別感謝吳處長對我的培養，感謝人民軍隊對我的培養。後來，由於身體原因，我離開了空軍，但我一直忘不了大西南的天空和大地，忘不了那段和解放軍英模一起工作的日子……（下）